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室山房集卷

九十七至
一百二

詳校官編修

臣翟槐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劉遠

謄錄監生臣馮蓋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九十七

論八首

諸葛亮

武侯人品信軼漢唐而班三代矣迺其人才又絕出于

三代之下者夫三代而下稱才之盛莫如漢漢高之目

三傑也其才猶千古一溝也然良能運籌而未必能臨

明 胡應麟 撰

陳何能治國而未必能運籌信能行兵而未必能治國
高能用三子之長以取天下而弗能以身兼三子之長
武侯之才則三子之長以身兼之而且能取天下能取
天下而且能弗取者也夫武侯之治國人能悉之其運
籌之大者隆中以一言定鼎江東以片語致師祁山之
出麗統塲法正亡間一二僅存無益勝負之數審也而
曹氏謀臣策士布列後先武侯惟綸巾羽扇談笑道之
而司馬諸人一籌罔措即曲逆剛成紛紛帷幄而庸詎

加焉迺其時蜀將之堪大敵者關張黃馬久歿行間第
魏延足使而狼戾矜高尤難獨任故自街亭失事之後
前鋒後勁皆身當之斬王雙圍賈詡破費耀走郭淮敗
宣王馘張郃迄于斜谷之運渭南之耕未嘗別遣一軍
獨任一校而八陣一圖同流宇宙為萬世法則武侯行
兵克敵廉李遜心居可見矣夫相可與治天下而已夫
將可與平天下而已鈞之匪所以取天下也取天下必
其中有帝王之度混一之規乃能得之故蕭張淮陰不

遇漢高將相之才終無以自顯而矧于天下武侯則可
以將可以相可以取天下而無所藉于昭烈之錙銖也
夫懿之神奸籠絡一世蓋亦庶幾有取天下之慮者而
兩雄相當智窮力屈巾幘之受借曰老師而蜀方屯田
持久上下一心天假歲餘魏明夭折曹爽紛爭國難四
起揚旌以入秦隴關洛悉無人之境矣吳之甲兵孰與
中原吳之閫帥孰愈仲達魏滅吳孤舉九州之八以壓
一隅于取天下興禮樂又何難焉而武侯則未嘗有意

于天下之取要以答先主之知明老臣之節竭盡瘁之忠而已吾故曰武侯者無論其人物品流軼漢唐而班三代其人才亦絕出于三代之下而不可載觀者也

張郃上

余以為張郃街亭之戰蓋古今天幸之尤者非可以兵家得失論也夫郃之在魏稱宿將知名然不過一校之任趙雲魏延等埒耳當武鄉出師關張黃馬悉喪亡矣而趙雲尚在不以督街亭而以軍箕谷何也雲年力暮

衰陷陳先登慮非壯日而箕谷潛師張皇一面非雲之
老成持重故未易勝也則蜀將可使當其時宜莫如魏
延而武鄉復置之不用曷以故哉延始出巴中即欲分
道與亮會于長安尋武鄉用兵一畝紀律以延之負勇
好奇使當前隊或任情輕敵以致他虞此武鄉之慎也
舍二將而將之良無幾矣其以大衆付之馬謖之手固
由謖計畫辨才見知夙日蓋亦大不獲已存焉迺其遣
謖也行師制勝當事有畫一之規而孰意謖之敢于方

命也壽史明言違亮節度舍水上山舉措繁擾卻因絕其汲道大破之俾謾也率履周行毫無矯越乘初出之鋒併三郡之力拔王平以當旗鼓而援桴擁銳奮命而前武鄉親率魏延吳懿等長驅以蹴之卻將授首伏屍之不暇而暇待木門之役乎哉嗟夫明如武鄉違衆而舉謾受知如謾違亮以覆師而卻逢其適而徼其功吾故以街亭之勝為天幸之尤者也蓋自是武鄉出師遂身為前鋒不復命將矣即武鄉垂歿遺教楊儀反旆鳴

金魏衆却走死生仲達之謠遺笑無極夫以殞逝之武鄉按其章程足以摧懿于後日矧以生存之諸葛循其節度不足以破郤于當年哉然則街亭之勝信古今天幸之尤無論乎兵家之得失也

張郤下

難曰郤之成功若吾子言信天幸匪人謀矣迺魏書本傳盛稱郤久鎮邊陲長于應變昭烈武鄉咸深憚之其聲實懋著奔走敵人豈悉徼天幸無預人謀也噫郤之

籌略器能槩之壽史終身可考矣自去袁氏歸曹公雖
平魯破超時奏勞伐皆一戰之任非仗鉞登壇自建旗
鼓也迨曹公還自陽平留拒昭烈始擢之衆將俾督諸
軍然而守疆塲則漢中陷沒佐統帥則夏侯喪亡至進
兵宕渠一遇益德萬衆盡殲棄馬緣山為世辱戮尋曹
公身至巴中精甲被野郤為上將亡能規恢尺寸鼠竄
故邦此其才略器能固近出羽飛之下而敢望諸葛之
萬分哉暨郤因天幸跣跣街亭魏宜顓委西方永杜敵

患迺武鄉載出舉朝惴惴惟蜀是虞選將罄兵空國而戰主之司馬佐之郭淮費耀戴索魏平賈詡之屬國無留良而郤也受命宣王僅同一校胡街亭制勝于前者大勲陡滅而祁山因敗于後者銳氣嘗伸哉則郤之為郤昭然可見魏明帝諭司馬以西方事重非君莫可固洞悉餘子之才艱于禦侮矣非馬謖庸夫自投死地即王平之守郤且兩攻之而莫能克而矧乎其他也吾故曰郤之成功古今天幸之尤不可以兵家得失論也夫

自昭烈既崩魏疆弛備武鄉始出蜀勢方張使天祚炎
精木門之殲早遂茲日則咸陽以西一舉底定長驅河
洛究冀風靡不半載而中原復可也惟漢祚告終而街
亭一戰實大運興亡之候故冥冥之中若使若尼智無
所運巧無所規蓋渭南之卒師不待大星宵殞而後決
矣夫然則街亭之役天實為之而謂亮為之或謬為之
哉邵為之哉

魏延

始武鄉之出祁山也前鋒將魏延欲假奇兵五千道子
午襲咸陽謂長安以西一舉可定武鄉以計危不用議
者至今惜之是徒知街亭喪師貽討賊之憾而不詳覈
事勢之當否籌畫之是非也古之伐國而以奇兵勝者
衆矣然必其國之削弱主之惛庸與臣之憊邪與將之
攜二而後可故梁元帝之講道陳後主之賦詩皆敵兵
咫尺蒙蔽罔聞以致天塹為墟宗社淪覆乃三軍之帥
非得于謹楊素賀若韓禽輩尚未易言也鄧艾道陰平

以滅蜀允謂不賞之勲陳同父氏猶以徼幸行險折之
百代之下若延之請奇兵以襲函谷其事勢可同日議
哉魏何國也金盛之國也敵何主也敏達之主也大臣
則曹真蔣濟矢心于其內諸將則張郃郭淮効力于其
外而司馬懿之窮姦極宄馳驟疆場其握筭若神明發
機若鬼蜮而謂子午之途若陰平之道長驅以入無人
之境乎即延能以一旅奄至咸陽蜀援未交魏救四集
窮城獨守究竟奚之無論長安以西寸壤難拓五千精

甲且盡沒虜廷矣武鄉身統六師關中震動平取隴右
規出萬全而舍彼康莊希此詭遇乎是其事勢之艱毫
亡克理而延者猜狠之雄傾危之黨又匪可寄之重任
屬以深謀者也考延委質武鄉推鋒司馬擐旗陷敵勇
略足稱迺發縱指示靡非戎幕竟亮出師未嘗委之別
部予以一軍彼其人才固可槩見及武鄉之卒遺令殿
師茲何時也大喪在前大敵在後全軍返國尚慮不支
而延奮欲部曲先還身留擊賊卒以中途叛亂三族誅

夷此其才識器能庸人之下而妄希五千組練一舉足而定咸陽其籌畫是非武鄉所謂臣之未解莫斯為甚矣於戲始出祁山三郡響合街亭一戰士氣焚如要以天促災精堂堂之陳蹉跌意外而矧乎行險徼幸覲獲大功然則延策之不行益以覘武鄉之遠識而不足為憾也

考武鄉傳出師祁山不載延議延本傳但言延每欲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亦不載此謀僅

見裴注所引通鑑因之恐未足深信總之街
亭失事君羣議紛紜使當時一戰而克多口寂
然矣惜哉

劉裕

英雄之士崛起紛爭戰伐之際必先有濟世安民之大
志而後可與成撥亂反正之大功志不先定而汲汲焉
據高墉竊神器苟以傳其子孫此盜賊之靡而胡足議
于英雄之萬一也秦之將亡也項羽劉季所謂時之英

雄也觀始皇車服儀衛之盛一則曰大丈夫當如此一則欲取而代之吾以為兩人者皆富貴之徒而匪所以議于英雄之大業然而羽誅宋義破章邯以五載恢霸迹季降子嬰報義帝以三傑定丕基彼皆卓然自立而未始竊秦之名擅秦之勢拊其背扼其吭而篡之位則列之英雄之等而亦宜也蓋至于光武文皇而英雄大業庶幾近之矣光武以神明之胄芟夷新莽合德成宣文皇以髻髻之齡掃蕩隋煬比蹤湯武故三代而下得

國之正必曰漢而唐而宋弗與焉以宋之得國匪正也
非吾所謂英雄也迺六代之君劉宋之裕則大異于是
矣裕奮臂草茅不階寸尺覆孫恩殪盧循夷桓玄滅譙
縱縛姚泓虜慕容超百戰百勝幾一四海不可謂非英
雄之主也令裕外寇首取燕次取粵次取蜀又次取秦
秦之亡也魏人重足河洛震驚裕能翻然改圖置晉度
外乘關中之勝摧吳越之鋒猛將銳師長驅北向魏雖
全盛以拓跋嗣之庸庸而當裕之神武以長孫嵩之憤

憤而當王鎮惡檀道濟之威名其折而宋也必矣彼屈
巧者犬鼠之媒裕一天下將稽首勢面匍匐遠塞之不暇
而敢窺函谷之泥丸哉迺裕也一篡皇皇無復他慮聞
劉穆之死即日南歸以稚子儉夫鎮遏巨寇三秦故土
緣手失之蓋裕之肝腹崔浩王買德之徒洞燭之矣有
削平底定之績而徒區區博圖篡之名豈非安民濟世
之志未嘗素定于其中故撥亂反正之功不得倖成于
其後哉夫曹馬誠權姦而廢立之舉彼猶然有所待也

而裕無所待而躬廢之師昭誠惇戾而弒逆之舉彼猶然有所諉也而裕無所諉而躬弒之自是而齊梁而陳隋無弗躬廢矣躬弒矣究其端皆裕作之俑也而矧乎其屠戮已降睚眦舊怨猜忍刻虐豺虎同羣于人君之度何如也吾故曰若裕者春秋之大憝聖筆之首誅古今盜賊之靡而胡足議于英雄之萬一也

高歡

君臣之義自曹氏攘寇朝綱辱戮主后踵接以師昭劉

裕諸人滅絕凌夷于天地之內久矣當其時君其上者
徒竊空名寄頓廊廟社屋祚夷非酖則縊迺強臣悍帥
劒履入朝睥睨其君殆如無物五朝因襲謂為當然而
孰意元魏之衰介朱之亂又有北齊之高歡氏也歡始
出秀容麾下滅兆殪隆位大丞相其舉兵晉陽致孝武
出奔律以人臣之誼罪亾所逃第自榮穆殞身人戒前
轍歡執言討賊有社稷功而魏主偏聽回邪致生携貳
則播遷之罪固難盡蔽于歡也至嗣君繼立大創前愆

引分輸誠靡所不極噫典午以還冠裳倒置君之生殺
懸命一人首領獲全已為至幸而歡也曲拳擊跽恭順
自將敬事至尊終身毋越即道非粹白不謂難乎夫歡
在當時割據中原兵精士衆垂旒而王孰能禦者彼草
昧之雄富疆是意區區名義不啻贅疣寧假是以塗民
耳目哉大都激發真心真追曩失較諸六代諸臣遂非
文過隸視其君而卒弑之非徒倍蓰而什百也夫前歡
而司馬以迄爾朱後歡而宇文以逮普六其位皆歡之

位而其勢皆歡之勢也有能為歡之為者誰乎而世以
晉陽之甲蔽罪于歡必夷諸司馬宇文而後已吾恐自
新之路絕而人無為善之望司馬宇文輩且相率擲揄
于地下矣

高敖曹 慕容紹宗

拓跋氏衰齊神武以英雄之度鵲起中原善任知人流
譽海內迺余考其將帥之良勇莫若高敖曹而智無出
慕容紹宗右者而神武用之皆弗能盡其才也夫敖曹

之勇當時已配楚項籍其歿于行陣神武如喪肝膽宇
文泰賞追者布帛迄數世莫能盡償其威名震懼若此
而首領不保何哉教曹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而神武直
任其勇而不思佐之以謀至建旗鼓以攻黑獺則其視
宇文為何物其輕敵可謂至矣輕敵者亡兵家炯戒而
教曹臨大敵而犯之能亡及也紹宗智略自爾朱兄弟
皆違戾其策以底敗亡至歸神武宜若韓信之遇左車
迺齊之驍銳竇泰彭樂侯景諸人神武纖悉委寄凡周

齊後先大戰數十河橋卽山沙苑之役連兵百萬震動
宇宙迄未聞紹宗運一籌借一箸于神武之幕豈神武
之不用紹宗耶將紹宗自諱其能不以薦之神武耶迨
神武垂歿子澄憂侯景之亂始特舉紹宗以命之且云
我故不貴之貽為汝德於虜使景也前斃于歡則以紹
宗才歡終不及一用而偕腐草木矣何以異于爾朱之
世哉卒紹宗決水潁川淪溺斬下破景之外未奏一勲
則以兩將之智且勇而用之咸不盡其才皆神武之失

也嗟夫六代之雄言知人善任者若神武亦庶幾矣駕馭少疎以二將之才而莫能竟其用而皆致之不得其死至唐文皇效之于尉遲恭李世勣幾帝武墜而眇任城術之不可不慎如是夫

爾朱榮

余讀史至元氏之末未嘗不竒羨爾朱榮之雄武而重惜其無成也夫自三代以迄六朝能以身一四海定中原者漢高魏武而已迺兩君初起草昧攻城略地兵家

利鈍皆互有之及其鋤大敵戡大艱往往顛沛流離幾
敗而克而榮獨不然始自秀容夷帥一旅入朝遂沉母
后易長君通國之人毋敢衡抗尋誅那果滅韓樓逐陳
慶之平拓跋顥縛蕭寶寅万俟醜奴兵鋒所加靡擊不
碎至以七千之衆禽葛榮百萬之師頃刻之間放散立
盡其摧陷廓清之略豈戰國以來所常覩哉當是時寓
內人豪若賀六渾賀拔岳侯景高敖曹慕容紹宗之屬
咸出麾下蒲伏拊揮猗與盛矣以較昔之開初無論江

左諸君因仍剽竊即漢高魏武雖所遭人傑非羣盜靡
遺逢榮世其功烈當不過此王元美氏至以為振古之
豪項籍流亞匪虛語也顧江左諸君道成霸先輩攘竄
一時策無不遂而榮之末路身首分張天壤懸絕何以
故哉志大而慮疎謀深而術淺輕天下之人謂無足一
虞而不知禍機之伏驟發于肘腋之下此正漢高魏武
之所為兢兢而榮視之漠然者也俾榮也輸忠委赤內
絕異圖假以數年取三吳定百越始終臣節光輔魏君

伊周管霍流芳奚遠即功非混合不失為王景略陶士
行而始念不藏身名俱滅惜哉信古之英雄惟諸葛孔
明為不可及矣

少室山房集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九十八

明 胡應麟 撰

史論五首

陳壽上

甚矣哉史氏之言不可不詳其顛末也陳壽之志三國
繼躅馬班而世率以壽父子見法武鄉故諸葛傳贊有
將略非長之訾此皆不詳覈傳文之顛末且不知壽之

所處何時而托撫片言以藉口者也夫壽之志三國也天下統于晉矣司馬昭者懿之子而炎為武帝則懿之孫也炎以懿孫混一海寓臣六合而奔走之壽于斯時雖蜀之遺民而實晉之編戶也壽能抗節首陽不食晉粟作蜀漢先朝之史以彰直筆而死生利害一置無心其于晉氏之先即毫無諱忌世孰得而議之迺蜀亡之後壽固已身為晉臣久食其祿矣所纂國志雖非被命纂修書成之後張華杜預輩一時朝士咏嘆播傳其不

得私之家塾而藏之名山審也若是而顧于晉之先世
兵爭仇敵之人據事直書臨文無隱大者將為崔浩之
暴揚國惡湛七族于一朝次亦且如蔡中郎輩嬰縲紲
於狴犴而望書之行于世而傳于後乎此壽于武鄉行
陳之際戰勝攻克不得不紆回其筆以少致其北面之
私者而其意于武鄉實未嘗有所軒輊也夫壽之成書
列傳百數吾悉取而讀之矣體存簡質辭絕浮蔓即昭
烈魏吳寥寥紀述獨武鄉一傳紆徐鬱茂備極敷颺僅

大捷鹵城一諱宣王之敗至渭南之卒按行營壘天下
奇才之嘆且揭篇終噫彼司馬懿者百代姦雄之最迹
其生平曷嘗有所輸服獨斯言也觸于目而發于衷蓋
古今之公是而壽直書之而不沒所為揚詡武鄉之將
略固已至矣而謂父見髡鉗已遭箠辱畜憾于武鄉而
報之于史筆否乎然乎且武鄉之在當時雖管樂自居
實伊周之匹也廖立救涕李平捐生彼其馭下一操以
直道誠心獨于壽之父子行法參商致憾身後壽不足

言武鄉之治理固已疎矣是後人之扼腕武鄉適以啓武鄉之疵類也矧本傳之文彰明較著其大如彼不詳覈而毛撫片言足以服壽之心于千古之上哉

陳壽下

或曰尋壽之傳武鄉信無風刺世人之疑均為未達矣第武鄉一集壽所纂修篇末明言亮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此例數言詎得悉為壽諱也是又不然諸葛氏集雖壽所纂修實奉命晉君者也首

稱毗佐危國負固不賓蓋亦遵時遣詞不容直遂中歷
敘其逸羣之才英霸之器立法施度工械技巧物究其
極惡無不懲善無不顯吏不容奸人懷自勵道不拾遺
強不凌弱則幾于王者之事矣且以武鄉素志進思龍
驤虎眈芑括四海退欲凌厲邊疆震蕩宇宙然則亮之
將略壽以為長乎為短乎若夫應變數言其下亟稱所
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連年動衆未
能有克蓋天命有在不可力爭其抑揚微旨明寄宣王

壽之本意灼然自暴豈得以為譏亮所短耶申言梁益之民追思不置咏甘棠于召公又以周公之誥丁寧煩悉擬武鄉之文告則壽固尊亮以為周召品流匪但匹蕭亞管而已迺至篇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生道殺民雖死不忿四語也唐虞皞皞大公之化三代之下惟孟軻氏能道之諸葛氏能行之而壽也顧亦能徵之能贊之則古今之知武鄉壽居其最焉可也俾當時壽之父孑毫有未盡于孔明胡以敘致纚纚聯篇累牘極其揄

揚而弗能自已哉惟是後人捃拾此言而上下全文漠然不考又往往不省其著作之時諱避之體而譏彈一轍不惟上負前人敘述之素心而且貽累武鄉之盛德故詳為辨析俟尚論君子衷焉

表文又云昔管子舉城父蕭何舉韓信皆忖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匹亞也而時之名將無韓信城父其人故大功迄于未建云云數言頗近似而實

未然夫蜀之將率時誠乏才而魏以九州之
七武士千羣其于將材固不可勝用也而自
街亭一戰之後武鄉載出之餘王雙覆亾郭
淮竄遁魏平賈詡圍困於祁山戴凌黃曜敗
衄於上邽凡魏兵遇蜀如破竹壞茆迎刃摧
裂至鹵城之戰木門之追今古笑端迄今未
已懿每覩武鄉綸巾羽扇蕭然戎陳而軍政
嚴明竒變莫測輒極口嘆羨擬之天人余嘗

笑宋儒以子房孔明並稱而本朝維禎氏拔
鄼侯武鄉之上夫子房鄼侯籌帷幄治國家
可也使之統大衆臨大敵彼能然乎故時無
韓信城父益足以顯亮之才而不足為憾也
本朝王維禎氏著論以何屈羣策亮恃已長
為兩公優劣之辨甚矣其憤憤于史也余以
亮與何所值之世所處之國所事之主皆迥
絕不倫何所值開創之初賢能輳集而亮季

世也何所處紛拏之際豪傑周流而亮偏國
也何所事豁達之君風聲感召而亮庸主也
以垂亾之漢當積衰之蜀奉庸劣之主即一
餽十起而才生有限惡得而用之考亮于巴
土名流纖長寸善蒐錄靡遺而廖立痛哭李
平捐生皆以亮既亾無能拔已史楨之妄不
辯自明矣

范曄

典午以降無文矣迺范曄後漢一書彬彬瞻緝軌轍馬
班無論六代諸人蓋歷唐宋以迄勝朝宗工鉅匠名世
迭興而史筆寥寥自若也曄自謂體大思精天下奇作
以今較之良謂不誣李獻吉荅人論史雖稍致不滿律
以馬班故耳至謂三國以迄金元遠不及曄致公論也
而宋史曄傳則有大不可曉者曄雖世家近臣而文章
之士其於軍旅非所夙習又未嘗聚徒結俠覬覦非常
孔熙先者曷故而深相援結務推之俾為戎首且世之

營圖不軌必若王敦桓玄輩氣勢威力彈壓一時庶幾
偽定否亦當如臧質鄧琬憑依喪亂藉口宗支而時則
宋主勵精國儲武戾無論萬無一幸即事成倉卒詰旦
皆齏粉矣茲下愚極陋類能辨之以熙先之狡獪而顧
出此余有以知曩之逆狀未足盡憑也嗟乎左丘失明
馬班狴犴而曩至身首懸殊豈文章之美挾奪化工造
物小兒真不無悉忌耶不然胡自曩而後之作史者皆
顯達而亾弗令終也

歐陽修

歐陽氏之史五代也當時尊之謂出太史公上歷宋至元無弗以上接班書餘子弗論也迺本朝楊用修列之司馬家奴王元美擬之下里學究胡毀譽懸殊至于斯極哉余嘗以西京而下史有別才運會所鍾時有獨造故文之高下雖以世殊而作者遞興主盟不乏自春秋以迄勝國槩一代而置之無文弗可也若夫漢之史晉之書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則皆代專其至運會所鍾

無論後人踵作不過緒餘即以馬班而造史于唐李杜而挾詩于宋吾知有竭力而亡全能矣迺至陳壽范曄之才不過三國六朝中人之上者其于昌黎河東廬陵眉山兄弟不同日語審也迺昌黎中書一傳真足頡頏司馬而意欲自開堂奧盡削陳言故太史之文不以馳驟于順宗而以戲劇于毛穎他可推已河東段氏逸事體法孟堅餘率已調眉山家世序論表策其所偏精而紀傳之文寥寥絕響獨歐陽究心史學摹勒馬班五代

一書差存勸戒而以曄書壽志較之猶將瞠乎塵後是固時代所歷未易超然要亦史有別才難于兼美也不然謂數君子之才而出陳范二子下可乎司馬君實嘗謂唐三百年鉅公間出遂無一人足與陳壽范曄伍而寧知歷宋迨明而二書之懸揭自若也吾故以西京而下史有別才而運會所鍾時有獨造也善乎李獻吉之言史曰古史筆形神湧出覽者躍如五代雖成一家言而無是也此歐史之定品也

司馬光

偉哉司馬氏之為通鑑也迄宋而亡此書則編年之體
絕而春秋之迹熄矣而評者不先其大徃徃以義例精
粗褒誅出入而議之是徒知筆削者之易工而不知創
締者之難合也夫綱目之與通鑑雖制作相因而紫陽
法春秋者也涑水法左氏者也春秋以辭為褒誅故一
字榮于華袞片語嚴于鈇鉞而左氏則直書其事臧否
自形即是非曲直大綱所係公論時參而于春秋之書

法則曩乎其不作者也而安得以綱目而例之惟是曹
魏系統意重中原而武侯入寇之文世所同惜迺紫陽
未作之先三分順逆固未盡明涑水第因仍舊史非用
情于排蜀也夫通鑑之作無俟綱目之修而綱目之修
斷不能無待于通鑑之作有春秋不可無綱目則涑水
之啓紫陽其功斷斷乎有不容軒輊者矣

說一首

松溪說壽李隱君

盈天地間之物節最高而年最永宜莫有松若者陶潛
氏之逸也盤桓栗里之孤松杜甫氏之放也睠戀草堂
之四松祖龍氏之威推倒百皇鞭撻萬彙顧獨託蔭于
梁父之五松至尊之大夫而靡敢斥焉上古仙家者流
或餌其花或飯其葉或飽其脂飫其膏究至通弗明列
丹籍冲舉霄漢者往往而是故千歲之松雲氣覆之乳
苓鍾之霜露降冰雪沍厲風之震蕩摧折雜芳羣卉湮
滅澌盡嘗試攬衣策馬登高丘而一寓目焉荒林敗葉

厭厭懌懌若無復毫髮生意而亭亭一蓋鬱葱千丈特
立於中條太華祝融王屋之顛藉令樵人弗知匠石弗
採則厯塵劫敝元會而不朽不腐即大椿冥靈胡以加
故余嘗謂天地間之物節最高而年最永宜莫有松若
者也龍丘李君別業清溪之上長松數百株環精舍而
周焉故君少輒以松溪自命今年登五秩矣懸弧之旦
親婭謀所以薦一觴者相率而丐言于余余不識李君
何如人第即松之為物而卜君之算日升川盈繩繩乎

其未艾也或曰吾子之所云松節最高而年最永彼托
根于岩穴委幹于決莽生寬閒之野長寂寞之鄉老無
何有之境其得算也固宜李君腰巨鋸客燕吳錢塘廣
陵營丘碣石當世所謂天府陸海豐亨盛麗區也李君
以大賈冠危衣繡烹肥擊鮮夷衍其中芳辛旨醴之所
炙蝕妖冶曼之所蕩滌奇袤詭特之所播弄吾見其
精日益以搖神日益以騷而形且日益以凋若之何與
彼清溪之上蒼然鬱然者而計其久近也是不然子獨

不聞之大隱市朝小隱林藪之說乎有熊帝而仙者也
周穆王而仙者也柱下史而仙者也關尹令而仙者也
夫其據九五之尊肩朝命之重猶之乎蟬蛻塵埃羽化
霄極而矧乎李君者弢靈茹和潛耀歛鍔爵祿靡人簪
珥弗撓精外嗇而神內完彼其所為自葆者充矣碩矣
堅且固矣其獲算之永也微松之為物其孰與之上下
其論也且也祖龍氏以殺伐斲長生以嗜欲斲羽化其
于松殊趣無論若陶之逸杜之放臭味埒之乎松若無

間然迺取稱太宏流譽太遠犯造物之所夙忌故兩君子之季不可以天折論而要以耄耄期頤遠矣李君者不惟不風波于富貴抑且游心于混元抱朴于堯玄澹乎其無名穆乎其忘言之人也之算也將邁陶駕杜而與赤松諸真揖讓于清都絳闕者區區人間世夫胡足以既之于是或人聳然避席載拜曰旨哉夫子之所為說松也請揭之文錦播之鄉閭以永為松溪君壽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
卷九十八

十二

少室山房集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九十九

明 胡應麟 撰

辯十二首

五霸辯

學者多譚五霸而不得其說于桓文之外于是取昆吾
乎夏取豕韋取大彭乎商以合乎周之齊晉而五之自
遷史夏商本紀既絕弗載而春秋秦漢雜傳子書又往

往掇拾其一而軼其二是以後世之惑滋甚蓋余讀
汲冢紀年而始得其說焉夫霸之取稱其大旨二諸侯
而有勞王室錫之茅土俾專征伐而人服之若文王之
為西伯是其伯伯以功也諸侯而弗共王室恃其强大
自專征伐而人畏之若共工之伯九州是其伯伯以力
也自徐偃宋襄攘竊仁義卒以削亾為天下笑而戰國
之君盛以甲兵土地相凌于是乎孟軻氏大明王道以
辟之而霸之云者祇以為尚力之事槩之三代盛時之

所謂伯迴不侔矣考竹書所紀三氏其始之伯也要皆得之于功而其末之亾皆失之于力者也夏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帝厘元年昆吾氏出居許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克昆吾此昆吾氏之始末紀于竹書者也夏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帝昊元年使豕韋氏復國商外壬四年邠人旡人叛河亶甲元年彭伯克邠五年旡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

班方佚人來賓祖乙元年王即位自相遷于耿命彭伯
韋伯武丁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五十年征豕韋克之
此豕韋氏大彭氏之始末紀于竹書者也合前後而較
之昆吾也豕韋也大彭也其詳不可得聞其興滅之大
都槩以具矣夫昆吾氏之霸霸于仲康之代而亾于桀
豕韋大彭之霸霸于亶甲祖乙之代而亾于武丁夫昆
吾氏其興弗可考自彭伯韋伯之命于商而昆吾氏可
知也大彭豕韋其滅弗可考自昆吾氏之黨于商而豕

韋大彭可知也然則世之談五霸者以其始之以功霸而合之桓文乎則可以其末之以力霸而合之桓文乎則弗可夫桓文固尚力而厥功實弗容掩也迹三氏于始則類迹三氏于末弗類也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之說也

伯翳辯

三代而上史書名氏之譌衆矣其最大而可疑可疑而弗可弗辯者亡若伯翳之與伯益自史以伯益佐禹以

伯翳先秦司馬貞張守節等並疑其謬而莫能援明証以折衷之故歷世紛紛迄于今伯翳伯益為二也夫使伯翳伯益若共工倉頡栗陸容成鴻蒙雲將鬻缺之屬荒忽茫昧而不足有無則可誠禹之佐舜之輔而秦之先則其所係世道何如者而可弗定于一也史遷秦本紀云大業娶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栢翳為秦之先夫禹作司空天下之大任佐禹濬川天下之大功藉令非伯

益而別一人則尚書載之當參咎陶伍稷高矣今考虞
廷臣庶四岳九官十二牧輩靡不具載于書而伯翳之
文獨不經見以史所稱平水土者質之乎書則偕奏鮮
食益事也以史所謂馴鳥獸者質之乎書則掌火作虞
益官也然則尚書所云伯益非伯翳而誰耶秦紀所云
伯翳非伯益之誤耶蓋伯與栢其音同秦本紀作栢翳益與翳
其聲近故史記誤以一人析而為二猶幸乎其人雖二
而其事則一也然而大費之云又胡以稱也則吾嘗讀

汲冢紀年而得之竹書紀啓即位之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夫史記先稱大費復稱伯翳伯翳為人名則大費為國封矣大費為國名則伯翳為伯益矣即竹書一簡而伯翳伯益大費舉不待辯而明而司馬貞張守節皆置弗道彼索隱者惡在其為索而正義者惡在其為正也

少康中興辯

春秋戰國之世文士之好奇不已甚哉自古中興之烈

亡大于夏少康者粵自襁褓之中已蒙大難流離竄匿
四十餘載迄以一成之旅復夏舊物而光大之彼其崎
嶇有虞仍鬲之間所為布德兆謀蓋將靡所不極而史
遷本紀盡逸其文後人求之弗得遂舉離騷天問荒忽
謬悠之說以實之夫夏自太康距于夷羿寒浞篡于有
窮中間喪亂因仍世已三易而浞與過澆狡力相資滅
斟弑相跨據都邑視王莽桓玄之禍弗啻十倍豈一刺
客一虞人之任哉少康履歷僅見左氏而首末弗詳惟

汲冢紀年差僞復夏之事第言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少康自綸歸于夏邑其事雖不可詳考要皆王者正正之師至如離騷所謂襲女岐縱田夫則絕不見于簡編也離騷所問蓋齊東里社鬼巫虛墓之談屈子放逐無聊感而筆之以問後世世儒不能辯斥而好奇如沈約者又引之以釋紀年遂使少康靡艾萬古中興之績下全孟嘗郭解之儔余不得不辯之

文丁殺季歷辯

劉知幾史通云汲冢瑣語稱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識者馮斯異說頗以禪受為疑又云汲冢書稱舜放堯于平陽益為啓所誅又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于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並於正書猶無其證擢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覈也右皆劉語

按汲冢書目云瑣語十一篇諸國夢卜妖怪相書也則瑣語之書大抵如後世夷堅齊諧之類非雜記商周逸事者也其書自隋唐志外諸家書目咸所不載蓋自汲冢既出之後旋就湮沒可知惟紀年載太甲殺伊尹沈約固疑為後人所增至文王殺季歷乃商君文丁非文王也考劉史通前後議論一以春秋亂臣賊子規度賢聖故妄意文王得位亦如商臣許止之為而弗詳考本書恣其毀鱗真所謂言偽而辯記醜而博者其能免仲

尼之誅乎夫即劉引紀年鹵莽舛謫若此則所謂瑣語云云尚足信哉

西伯辯

自文王釋美里之囚紂錫之弓矢得專征伐世遂以文王為西伯至戡黎一事咸曰文王是舉將以震紂而萌其悔心也噫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仲尼至德之嘆蓋惓惓焉一旦甫釋囚繫而輒有戡黎之舉若句踐以美女秦吳而兵隨其後者孰謂文王之德顧為是耶且紂

當文王之時三仁未亾天命未絕諸侯八百未會而文王遽稱兵以獵其郊視後世亂臣賊子舉晉陽以清君側者復奚異哉元儒金吉甫氏獨引膠革之言直以戡黎繫之于武而文之心始暴白于天下萬世然膠革之言足以証西伯之為武而不足以証戡黎之為武也余考汲冢竹書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自武王之立以至殷亾始終西伯之外無別稱焉于是始信戡黎之

舉灼然出于武王而文之以服事殷沒齒皦無纖芥可
以刷百代之疑矣金氏前編多引竹書獨茲事關涉非
眇而紀年所載彰明較著特為愉快人心而偶未之引
豈考覈有所未至耶

夷齊叩馬辯

甚哉三代而上史氏之說之不足憑也司馬遷列傳七
十而首伯夷而其傳伯夷也始之以逃堯之文卒之以
伐紂之諫蓋歷數百千年未有核其實者也夫讓王之

謬有識槩能辯之獨叩馬一事其所關涉甚鉅宜其所紀載特詳乃遷所取証茫無一焉而世之儒者萬喙一詞即博涉自信如宋羅泌之流亦僅啓其端而其說迄靡竟也夫三代之書遷所取証者六經孔孟之外國語短長莊列韓呂數子已爾孔子于夷則賢之矣孟子于夷則聖之矣而未嘗概叩馬之事也孔子于夷稱其餓矣孟子于夷述其清矣而未嘗概叩馬之言也采薇一歌足發明武未盡善而孔則刪之食粟之恥有大于弗

聽惡聲而孟則置之揆之事理胡刺謬也先秦之文詳于識文武者宜莫踰左氏勇于非湯武者宜莫踰莊周而左國諸書談者弗引莊列諸書引而弗言書出于漢之後而足以証周之前者汲冢而汲冢諸篇又始終無一語及也然則叩馬之諫大史所采據果何書也夫三代之書其傳于後世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軼于上古常多至聖賢大節未有不具載于六經而互見于子史者若之何合六經諸子諸史而茫亾一証也故吾斷以為夷

齊無叩馬之說也然斯語非遷創之蓋戰國遊談之口而遷信之大果也夫戰國之談其起于見夷齊之遜位而遂疑武王之有爭聞夷齊之居周而遂疑伐紂之當沮因委曲傳會而為是與夫叩馬一節在夷齊誠優為而君臣父子一言足以樹天地古今之大戒顧以之垂訓則偉而以之紀實則疎也則君子之讀斯傳者尚亦取其言而姑畧其事也哉

仲尼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餓之云者蓋以夷

齊遜國而貧弗若景公之擅國而富曷嘗謂餓而死也夫孔子餓于陳蔡靈輒餓於翳桑而皆未嘗死胡首陽之下夷齊獨死于餓也食粟采薇其因餓之一言而附會歟夫武王非復諫者二子之難難遜國弗難叩馬難無怨弗難采薇莊周稱夷齊之成陽見武伐殷曰天下亂周德衰不若避之遂至于首陽之山因餓而死此太史之說所從出然莊生滑稽口也而亦愈可証其無叩馬而諫之事矣

東遷辯

蘓子瞻論周之失計莫甚東遷而以靈王神聖諸侯服
享為証此但據子朝之書而弗及詳論其世也靈王之
世孫甯出君而莫能討崔慶弑君而莫能誅陳生伯輿
爭政而莫能斷至假列國大夫以聽訟于王庭其紀綱
名分幾于蕩無一存矣穀洛之鬪王欲壅之太子晉之
諫可謂切深而王卒弗能用也終其身政事可見者聘
后致命于齊而已神聖服享惡乎在哉善乎唐李翱之

言也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夫唐之弗振豈亦東遷之罪也夫太子晉一言晉人遽欲舉侵地而返之俾弗蚤死而君天下即成宣之治可驟復衰周之末胡以蔽失東遷哉

鄉先達范茂明作東遷辯明周失計弗繫此疊疊數百言其說大備即子瞻復起莫能奪矣獨所謂髡王神聖諸侯服享二言蘇氏引以証東遷之失者未有說以破之余恐後學于史傳弗深考尚為眩惑故詳

覈其世以補浚明之遺夫靈劣謚也春秋諸侯謚靈
若陳若晉若楚其君皆不道之甚迺鬚王神聖服享
而獲謚為靈何也即二語不足徵而以周之弗振委
東遷謬矣餘說皆范已得之吾是以弗及

麾蓋策馬辯

吳明卿肥城縣重修關侯廟記云侯嘗麾蓋策馬刺顏
良萬衆中語誤甚按陳壽三國志於關侯本傳云望見
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其句讀當

以麾蓋為句屬上而策馬刺良文屬下句麾蓋者如韓
信與趙戰泚水建大將旗鼓之類東魏高敖曹攻宇文
泰建旗蓋以臨陣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蓋大將行
兵率戴兜鍪被鎧甲混卒伍中庶不至為敵餌若建旗
蓋履前茆一為敵人所識叢而射之萃而攻之無弗立
斃矢刃者如劉宋殷孝祖自負誠節嘗履行陣中軍中
謂之死將卒殪流矢張巡欲射尹子奇而不識乃以荻
為矢敵得之馳白子奇隨而射之喪其左目齊神武再

攻宇文有識神武所在者以白泰泰因亟選壯士十人
配賀拔勝以攻神武幾獲之唐李晟錦裘繡帽以奪敵
心李懷光誚其餌賊即大將行兵可見當時良不建麾
蓋則萬衆中何繇別而刺之凡熟史學者此等入眼瞭
然吳第習聲詩而未暢今古誤則宜也

張飛字益德辯

世說劉孝標注引蜀志張飛字
翼德今志不爾亦傳寫之訛也

陳壽三國志關盪冠表字雲長一字長生張車騎飛字

益德而無別字元末市井演義訛益為翼世人童孺習
觀而正史反高閣束之遂不復知演義之謬據關侯本
傳孔明答雲長書論馬超云當與益德並驅爭先又飛
傳據水斷橋云身是張益德也可來決死司馬公通鑑
所載並同元好問唐詩鼓吹李商隱詩云益德冤魂終
報主阿童高義鎮橫秋其本集亦然自唐人未嘗以益
為翼也宋洪景廬夷堅志第七卷論張益德廟云蜀
車騎將軍張益德廟元在遂寧之涪江又引王景文夷

堅別志云雲安夢張益德甚白亦見夷堅七卷此條之下是宋人未嘗以益為翼也近王長公關忠義論乃有孔明翼德之文此蓋錄者依傍演義反以益字為誤而私易之長公斷不知也緣翼義于飛稍軋故舉世雷同不知古人字義類有不可解者即如蜀諸臣黃忠漢升徐庶元直字皆不隸于名詎容億逆余嘗戲謂必欲名與字協曷若以翼德字關以雲長字張耶談者為一大噓

河伯辯

馮夷之為河伯其說遠矣好奇之士譎張眩惑紀載實繁即特立自信君子亦但斥言其妄而未嘗不以河伯為水神也乃余讀竹書紀年而得其說焉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夫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謂河伯河神則洛伯洛神耶夫洛伯能與河伯鬪矣胡用之為神寥寥後世而馮夷獨稱耶觀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伯為諸侯

而馮夷非神鬼昭昭矣穆天子傳河宗栢夭為穆王乘副車導之極於西土而後返則當時栢夭亦造父賁戎之屬扈從穆王者藉如後世所謂魚身人首何以周旋天子之側哉夫九歌屈氏之寓言而秋水莊生之幻說本未嘗謂實有且絕不道馮夷之名而茂先博物成式酉陽從而為說以實之吾不可以不辯亦幸而得之竹書也

西王母辯

山海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與人類殊別考穆天子傳云天子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天子執白圭玄璧及獻錦組百純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語言絕與常人無異並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也山海經偏好語恠所記人物率禽獸其形以駭庸俗獨王母幸免深文然猶異之以虎齒益之以豹尾甚矣其無稽也竹書紀虞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玉環玦則西王母不始見於周時莊列俱言西

王母亦不言其詭形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豹尾虎齒之說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哉因讀穆天子傳漫識此為西華解嘲倘大荒之外果有其人當命三鳥使邀不佞閭風之頂浮大白三百賞余知言也

二女辯

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按二女之辯歷世紛紛景純獨謂天帝之女似為有見第云湘川不及四瀆堯女既為舜妻

安得下降小水而為夫人此又首尾衡決之論夫堯女
舜妻不當下降小水迺天帝之女不尤貴乎總之荒唐
悠謬無事致詳也

考二首

唐天策十八學士考

世傳天策府十八學士以唐一代人才盡此然當時隱
太子及齊王元吉各延攬相傾秦邸不能兼得也按史
武德初太子建成與秦齊二主勢位相軋爭致名流以

自助太子則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
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模率更令歐陽詢
典膳監伍瓘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常挺記室
叅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
寧記室叅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諂議叅軍事竇
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叅
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幹文學
姚思廉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

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
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叅軍事杜淹倉曹
李守素叅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叅軍事榮九思戶
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文學袁朗及從弟承宗然則秦
邸幾有雲臺之數亦不止十八也內顏思魯師古相時
父子兄弟褚亮遂良父子薛收元超淹如晦叔姪一時
同與盛矣

唐十八學士像贊考

天策十八學士像間立本寫今藏兵科中舊在大內相
傳永樂中收付兵科每詹翰諸臣供事廷試者必留飲
科中索一玩以為故事萬厯初周公瑕游燕中得摹本
知卷為沈存中家物而跋尾書迹頗不逮因補錄之瑯
琊兩王公俱有跋大學士淮南李公介弟子毓刻之石
嘗以一本遺家君余及見之存中跋謂圖中名字官秩
與史多不合如姚東字思廉史作姚思廉東之蘇壹陸
元朗薛莊史皆以字為名李玄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

宗蔡允恭史皆不字房玄齡字喬年史以房喬字玄齡
孔穎達字仲達史以為字穎達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
此乃當時紀實者也右皆存中跋語然以余所見圖中
最可疑者莫如顏相時圖載相時字師古按史師古相
時兄弟也師古字籀相時字睿師古亦為秦王府文學
聲實出相時上而天策之選不與相時傳新舊唐書皆
云武德中與玄齡等為秦府學士舊唐書瀛洲事未復
言相時有兄師古紀載甚明當時在選決相時無疑而

以師古為字存中博極羣書諸學士官名全異悉考列
跋中此其大矛盾者胡絕口不及嘗意摹本非存中之
舊後人因筆談所載按其名字與史異者贗作斯圖而
不知相時何人以為即師古也第存中所考史傳亦自
多互異唐書薛收傳以為圖像而思收存中以為思收
而圖像按收四年入館至七年卒以劉孝孫補之未圖
象之先孝孫已召入為學士不因思收始以孝孫補也
新舊唐書褚亮傳俱以贊亮作杜如晦傳亦云而存中

以為于志寧考志寧傳不言此然亮及志寧各有贊其語殊不類自為藉如傳及存中言則二人必居其一並可疑也存中引蘇世長召對玄武門上譏其名長意短以蘇為學士日改名按史世長入唐高祖責為屯監尋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因調之曰何名之長而意之短此時世長未嘗入秦即存中蓋誤以高祖為太宗唐書孔穎達元字仲達不云字穎達也存中素名淹洽而所取証咸抵牾若是蓋全憑記憶不檢冊書考之前輩往

往病此明楊用修亦然余恐後人取信存中將史傳漫
不復徵是又與齊楚得失無以異轍叅訂是非而並存
之俟異時學士定焉

少室山房集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

明 胡應麟 撰

策一首

問士稱文章學問尚矣顧前代以文章稱者其
途有二以問學稱者其途有四其目可悉陳
與其人之專門名家者可悉數與三代而下
有能總括而薈萃之者與明養士二百餘載

理學事功無論亦有文與學名者與亦有能兼此二端者與近世有詆文章學問為枝葉而託之乎空虛性命者以覈於周公仲尼之道然與否與諸士懷才待試有槩于中夙矣即昌言劇論主司固樂聞之毋諱

才之難于天下也匪庸才之難也而真才者之為難匪偏才之難也而全才者之為難夫隋侯之珠代不一遇而蚌胎盈目和氏之璧世不一覩而碻碻塞塗萬物盡

然也而矧于人乎此賈才衆而真才所以難也輕清之
形靡不覆幬而或虧西北重濁之體靡不持載而恒缺
東南造物且然也而矧于人乎此偏才盛而全才所以
難也夫真才之難一代不累人而全才之難尤累代不
一人無惑乎文章學問士弗多見于天下而空疎謬悠
竊性命以自文其陋也愚請歷陳其槩並擷其人而折
衷于周公仲尼可乎夫士也艷稱于世非以其椎朴無
文執鋤犁規什一下同于畊農坐賈也又非以其浮夸

無實絕文采屏見聞竄迹于黃冠梵流也蓋古今言士
自道德事功外其途轍槩有二焉執事所課文章所謂
學問是已文章者上而皇帝王霸之謨下而神聖賢詰
之撰遠之而彌綸宇宙幽之而感格鬼神亡弗賴焉其
功用若是大也士亡貴乎文即六經咸虛說矣問學者
上下古今之迹百家衆技之方禮樂聲明事物之煩鳥
獸昆虫草木之細無弗貫焉其統括若是備也士無貴
于學即六藝咸虛文矣夫文以闡乎學學以博乎文二

者未始不交相用顧天之生才有限士各以其性質所
近而專門名家于是工撰述者以文章名務淹貫者以
學問名而其途始分而文章之體非一為之者徃徃極
于力之所到而時之弗及乘于是或剽意詩歌或殫精
紀述而文章之途復析而為二學問之道非一為之者
徃徃困于資之難兼而日之弗暇給于是或以經學名
或以史學名或以典章經制名或以百家小說名而學
問之途復析而為四以文章之士言之春秋則檀楊左

史公穀荀卿韓非屈原宋玉漢則賈誼董仲舒司馬遷
相如揚班枚李六朝則曹劉阮陸潘左陶謝唐則王勃
李白杜甫韓愈陳子昂柳宗元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
鞏蘇洵軾轍黃庭堅陳師道是皆卓乎以文章師百代
者也然或長于敘事而短于持論或工于古選而拙于
聲詩或富于大篇而艱于小絕即文章一體尚不能會
其全而各極其趣况兼二者而時出之也而欲以其餘
而究極乎學又可知矣以學問之士言之春秋則公孫

僑萇引倚相漢則東方朔劉向歆馬融鄭玄六代則張
華束皙郭璞皇甫謐王肅陸澄劉炫劉峻唐則孔穎達
虞世南歐陽詢顏師古李善杜佑宋則徐鉉徐鉉劉敞
沈括鄭樵馬端臨王應麟皆赫然以學問著一時者也
然或優于經術而典故未詳或核于史書而幽隱未洽
或博于徵事而名理未精即學問一道且不能該其二
以及其三兼四者而悉備之也而欲以其餘而肆力于
文又可知矣即其中若史遷之紬繹金匱劉向之直諫

多聞揚雄之究心奇字韓愈之博極羣書非不羅百氏
于文辭也而吟咏則非長若陳思之綜核天人景純之
注釋蟲魚子安之辭遠五雲杜公之書破萬卷非不蒐
羣彙于詩賦也而紀綴則未極是數君子者上下千秋
最為傑出其得其失且較然若此而況乎其下此者也
明興聖化作新人才蔚朗醇備于國初優游于宣化勃
興于弘正博大于嘉隆若伯溫季迪仲默昌穀子業于
麟敬美助父明卿之于詩子允希直平仲賓之克勤仲

鳧德涵允寧道思伯玉之于文以繫古作者之途亦既
纚纚乎可觀矣若介夫仲深元明應德才伯室甫之于
經于史子淵用修子元子衡非言叔心之于子于集以
較諸古學者之途亦既琅琅乎可述矣顧其所就猶之
乎各擅一長自名一家未有能總括前人超軼往代者
也至于浦陽之文稱博洽矣而勝國餘風纖艷未掃尚
慙于詩北地詩文稱並媿矣而六代以還典籍未覩何
有于學瑯琊崛起吳會文則根極漢史而出入貞元詩

則風骨建安而鎔情大厯以至邃古之遐踪昭代之經制蟲魚之瑣屑科斗之瑰奇無弗肆而覈曲而通焉庶幾乎齊驅左馬杜韓追美僑弘向朔矣惜其于文則尚缺于史于學則未暇于經也夫獨造而不能兼該固前人之所短自開一堂與自立一門戶亦明代之所闕也蓋前人當特起之運天肇其機人殫其力故偏至非難而兼長並茂為難明文承累代之餘蹊徑無餘矩矱脩極故總統非難而特出創造為難時也勢也亦莫非才

也然此特論于三代之下也等而上之不有元聖如周公其人乎材美冠天下而驕吝不形藝能高一代而吐握不暇多士無逸諸篇委縻而真至七月東山諸什典厚而沉深周禮一書四方百物之具陳何其肆而隱也爾雅諸訓草木昆蟲之備舉何其賾而該也不有大聖如孔子其人乎經天緯地以為文致知格物以為學風雅之陳文象之係詞人皓首弗能窺書禮之刪春秋之作文士一詞弗能贊而問禮問官學琴習射對商羊辯

萍實讀秦岱之奇文識防風之巨骨神遊六藝之精而
統括之無外心通萬物之表而周晰之無遺是二聖人
者誠命世之真才萬古之全才文章學問之極而士所
亟當誦法者也迺漢唐以後諸君子亦豈可遽少哉精
凝于一而志于必傳神運于先而矢于必達網羅百氏
以為業羽翼羣聖以為功其自信于中有俟之百世之
後而不惑其自得于已有投之千乘之重而弗顧其造
詣雖有淺深其成就雖有鉅小均之無負真才之名永

肩不朽之寄誠桀紂之威武不能屈祖龍之烈焰不能
焚者也柰何近日冒士之名者畏惡其能而且自揣其
弗能至乃欲以虛名高之遠宗主靜之禪機近述良知
之翫說以詞章為雕飾以文字為浮華詩書名物問之
茫然曰六經皆注脚也秦漢君臣詰之莫對曰諸史皆
陳編也其意若甚玄而可喜其言若甚簡而易循其自
處若高于子貢有若而究其指歸探其蘊奧曾不足以
焚香洗鉢于小乘之門伐薪汲泉于外道之側而方且

居之不疑岸然左氏所謂太上欲羣天下之豪傑而下之嘻其亦甚矣其亦悖于周公仲尼之道矣吾意二聖人多材多藝多能多識當不若是之墻而面膚而立也藉使二聖者詩書易雅之無傳禮樂春秋之無作而吾且信其能為而能弗為也何也彼其天聰明之盡決非椎朴無文玄虛無實者倫也謂二聖之道盡于文與學乎固不可謂文與學而無與于二聖人之道乎則尤不可繇今之道則大易所謂往行前言顏之所謂博文曾

之所傳格物思之所稱問學孟之所推詳說皆一舉廢
矣下而子貢游夏之文學况雄通愈之著述其於聖門
堂廡無復步武之望矣為之說者求其故而不得于是
陸氏楊氏以周公仲尼其過不可枚舉王氏輩以文王
孔子遠出堯舜之下其說愈新其詞愈誕使天下之人
敢怒而不敢言大駭而不敢致詰甘為之下而習聞其
論者狂易反走飛揚跋扈而莫知底極有志之士太息
流涕痛哭欲究正其故而往往阻于其道之不相入嗚

呼彼誠惡夫周公仲尼開文學之端文王之謚而為文
孔子之大而能博不若堯舜之精一執中也吾不知堯
舜之精一于庖羲氏之畫卦庖羲氏之有畫于天皇氏
之無言而上而盤古而混沌其等可一一差別耶若是
則秦始之焚書功烈當首乎三皇漢高之不學道術上
崇乎五帝梁武之餓臺城遠勝放勳之殂落蕭繹之談
老子迴邁杏壇之設教而即其羣剽而陰習者老氏何
以有道德五千之文釋氏何以有大藏五千之富也吾

聞老聃氏之史柱下藏書溢于九丘吾聞瞿曇氏與外
道角各習其道而勝之而後出其上而大弟子阿難以
多聞為第一彼其說則誠異端其才亦必有過絕于人
者未聞有所弗能有所弗知而後謂之上乘絕詣也吾
聞老聃莊周列禦寇之文簡奧而宏深洗洋而奇肆吾
聞法華華嚴楞嚴圓覺維摩氏之書博大而要眇周遍
而精微彼其中亾意于文然而曷嘗不文也其道弗專
于博然而曷嘗不博也今之儒者自佔俾世資外茫乎

昧乎含哺鼓腹太平之世則亦已矣何至視筆札為仇讐以載籍為疣贅標同伐異造作名字冥心閉目樹徒扇黨其流相引而不已其禍循環而無端不至于楊墨之橫議代厲之縱橫弗止也此雖東晉清談諸君子且未能揖讓其間而况江都河汾之閭域伯淳元晦之緒餘哉若是則為今之士宜何若而可曰周公仲尼其道大其德備其才全士之極也漢唐而下諸君子其業精其見確其才真士之次也近世之高談性命以自文而

中無所有者士之贗也才之蠹也士也以贗者為戒以
真者為師以全者為極文章則發摠道術學問則翊衛
聖經不用則寄之立言而道統明用世則飭之吏治而
功業起庶幾乎周公仲尼之徒在是彼空談性命者將
自愧自艾之不暇而詖淫邪遁不得以說為天下禍矣
此余鄉貢歲場屋時義也當時命題者意有
所屬風簷下漫爾信筆偶座師直指吳公閱
及大賞之錄程式中自後余浮游江海原卷

棄擲久矣辛卯東歸檢拾故篋覩程錄此篇
在焉其詞間有泰甚皆吳公筆削之餘所存
余語不過十之五六余卷既無從校覈重以
吳公筆不忍舍旃輒據錄梓卷終匪以存余
語實以存吳公筆也

策問二首

兵機

問兵非盛世所諱譚也迺古今稱善用兵往往不可以

一端泥嘗試與諸士商之違令者誅師律也穰苴行之
莊賈矣迺鄧羌于王猛顧以邀賞而策勲將違令者有
不必誅與梗法者戮軍政也魏絳行之楊干矣迺許歷
于趙奢顧以請刑而奏績將梗法者有不必戮與穆公
之釋孟明非以使功不如使過耶而狄青破南蠻以僨
軍之必罰也安在于過之使也武侯之縱孟獲非以攻
城下于攻心耶而段熲平西羌以窮寇之必追也奚昧
于心之攻也君命弗受漢文所以勞細柳偉矣而高帝

單符直馳廣武之壁謂淮陰將略而出亞夫下吾弗信也敵虛必乘宋武所以克廣固奇矣而文皇大衆竟扼高麗之墟謂任城將畧而出太宗上吾弗知也陸戰用車一也衛青以武剛走老上馬隆以偏箱討樹機一以攻一以守而皆破敵胡後世弗能遵歟水戰用舟一也關羽以艨艟虜龐德岳飛以舴艋殄楊么一以巨一以小而皆獲俘胡後人弗皆濟歟此其轉移呼吸違行若冰炭而明效捷鼓桴豈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成法有不

必泥與將事機變異非紀載所能悉歟爾諸士夙諳韜鈴當必有燭照于衷者

時務

問昔人亟稱識時務則存乎俊傑矣夫俊傑未易言而時務未易識也聖朝建都西北與邊境隣東南實維財賦之域頃關白訐于海楊酋橫于川國家竭東南民力從事二方幸天子威命獎靈服斃其處顧識者以關酋雖殄餘黨尚存彼其不得志于朝鮮將無益導吾之無

備而出吾之不意吾所為飭勵于東南者何可後也楊
酋殪矣而安氏諸姓恃功耽耽不乘此時講永賴之策
踵楊酋者據其巢窟復爾橫行東南將士何時而息肩
耶越故稱君子六千肅皇帝末訓練張皇摧鋒寓內曩
二三狂狡脫巾潢池賴當事諸臣厥辜咸伏茲東戍解
嚴南旅旋撤何以使之帖然閭井亾復隱憂歟天下方
金甌全盛而人情洶洶造孽興妖靡有寧日大都東南
不逞之徒而越諸無賴為之嚆矢所為逆折姦萌而潛

銷釁罅將何道而後善凡此數端皆時務至亟誠不可
不逆計于前而預圖于後爾越故東南首藩諸士必有
以俊傑自期待者其詳著于篇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一

明 胡應麟 撰

讀二十一首

讀後漢書

余嘗竊第古史筆為三等尚書春秋上左國司馬中班
范二漢下而三國五代諸史弗與焉或以進范暑退陳
壽為疑不知遷固而後文質兼該贍而不穢詳而有體

者僅曩庶幾雖剗精鏹采竭力字句獻吉所短迺盛極
難繼遷固居前更有馬班能為史漢乎昔人謂孟堅死
而史職亡余亦謂蔚宗功而史才絕後生晚出挾天子
令諸侯即孟堅且恣齒牙矧復餘子試舉後漢一編歷
南北二唐五代宋遼金元衆籍較之李獻吉云遠不及
曩孟浪難觀者左馬復生斯言不易矣

讀三國志

陳壽有餘于質而不足于文范曄有餘于文而不足于

質品格政自相當迺壽書失之太簡而東京一代故蹟
讀范籍粲然足徵洎辭亦豐藻奕奕二史之優劣判矣

讀三國蜀志

王仲淹稱陳壽三國依大義而削異端朱紫陽亦謂近
是乃今讀陳書者無裴注參考其顛末則魏蜀吳事幾
若春秋以前若存若亡矣他無備論如關忠義水淹七
軍雖天時偶合當時攻圍排決寧無方略謨謀矧曹氏
戰將可當一面者惟于禁與張遼徐晃數人老瞞之克大

敵類為軍鋒非許褚龐德一勇夫輩比也而傳第言忠義乘大船攻之禁等窮促悉降僅同兒戲於乎使老瞞任使繆悠皆若此類則二袁呂布之世雖曹操無存而能併吞海內十之六七耶

讀晉書

晉書成于開元之世謂文皇掠羣下之美以市名非也其贊有制曰者數處皆出自貞觀意見要以衆史官雜省輯成難于偏屬總而歸之文皇耳李獻吉極論晉書

蕪雜當修而王元美以為稗官小說之倫皆得之矣第
惜自竹林而後風流崇尚芬溢齒牙而此書備載話言
履歷故清聲雅致往往有使人絕倒者猶勝于宋元之
塵陋也

讀晉書司馬宣王本紀

晉書司馬宣王本紀云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
平于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使帝統車
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

淮等討亮張劭勸帝分軍住雍郿為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軍隄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捲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金牛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

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為重圍帝攻拔其
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
邑諸將賞擢有差右事實本漢晉春秋前半大同獨後
百數言誣甚漢晉春秋明言歛兵依險軍不得交而云
與亮相遇列陣待之兵才接而亮退又尋亮至鹵城登
山掘營不肯戰諸將咸謂公畏蜀如虎奈人笑何懿病
之乃自案兵向亮亮使吳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漢
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通鑑綱目皆同而此云亮據

鹵城南北二山斷水為重圍懿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何矛盾之極也陳壽亮傳于街亭之役直書不諱而此但言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絕無損軍失律之文郭沖五事亦言祁山之戰殺張郃却宣王諸軍大克壽之不書為晉室諱耳自餘孫盛鑿齒皆身為晉臣直筆其事懿之子孫亦不加罪要以張郃之亡事勢彰灼無可飾言也晉史之修乃在唐世其于典午時代遼邈一時諸臣何所遵據竄易舊文顛

倒故實以愚觀者即元亮褫魄棄甲潛奔悍將輿尸隻輪不返而索隱語怪代有其徒或藉以為口實使孔明震古一建之勛壞于贅說此余不得不詳為辯也善乎文皇之贊懿云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軍固壘莫敢與爭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云云即贊詞以觀傳語其前後杌鑿自相背違無事詳覈他書誣罔立判矣

是役也張郃先請分兵住雍郤懿曰此楚之三軍所

以為黥布禽也及相遇祁山郤固請分兵為奇以擊亮懿又不聽蜀兵既退復遣郤追亮以致陣亡自胡三省注通鑑皆以郤拒亮街亭威名夙著懿忌其能言計沮格以致殞身此似是而非者郤街亭之勝由馬謖非才違亮節度出于天幸且主客勢殊郤嘗以十萬之衆喪師清川棄馬緣山鼠竄歸國其才固出益德之下而足當諸葛之前節耶夫郤既再拒武鄉蜀人所畏則魏明宜委郤隴西以永杜蜀患可也胡

武鄉載出王雙授首郭淮曳兵郤于斯時無能建一矢之效耶觀魏平之圍明帝而命宣王以西方事重非公莫可固明知郤輩偏裨之才不足當茲大任允矣使郤前遇武鄉奮其螳臂則萬弩之射豈待木門之追而後決哉矧鹵城之戰宣王自案中道向亮而令郤攻何平于南圍非不任以兵事迺郤統數倍之師攻蜀之一校而不能克彼街亭之勝由亮不用魏延吳懿輩二將一出即宣王大奔郤于何有也

讀三國志裴注

裴世期之注三國志劉孝標之注世說傍引博據宏洽淹通而考究精嚴辨駁明審信兩君之深于史學也迄今三國六代小說逸事往往覆賴二注以存而二書無注亦大有茫然不可讀者故余謂著書誠難而注書尤難能注若二君可也

讀宋書

二則

沈隱侯裴松之傳稱後人無聞而裴子野更為宋略書

戮沈氏之先以報之約聞徒跣詣裴謝遂兩易其文今裴略不傳大槩當是荀袁漢紀之屬以編年為體文存簡要故纂輯易成且義取春秋以字為褒貶也迄今觀之沈之忠邪自有定論而裴之文學亦無事系籍世家而後傳徒令人窺見私臆資笑藝林耳

又

隱侯子野皆宋世博洽之尤者然沈視裴先達隱侯作傳子野未必知名是沈故出于無意也而裴至取一代

褒誅之大典以隱然自快其私可乎沈之徒跣固已卑
卑第為厥先不容已而裴之淺中狹識即其書義例可
徵其泯絕不傳于後非著述之不幸也

讀北齊後周書

古今行陣之間兩雄相抗而不相下如兩虎並搏勢必
一傷幸而不傷則天命在焉若漢高帝之阬睢水困滎
陽是已迺袁紹之于曹操則一敗而亡劉曜之于石勒
則一蹶而縛夷考古今兩雄相抗衄而隨振殆而輒安

未有如賀六字文二霸主者也歡以一旅滅爾朱兵強
國富割據中原泰崛起歡後知衆寡非儔而委任賢能
優禮智勇兩國之志于吞併數矣戰之最苦伐之最大
者蒲坂河橋邙山沙苑四役東西魏之勝各二歡與泰
各失馬濱危幸而獲免而泰為彭樂所窘歡為賀拔勝
所追幾禽于敵而俱脫于險一何其巧也蓋兩人者才
略大都等埒謀臣戰將又略相當而又皆偏霸之主天
命在焉故行陣之間符巧若此然歡晚再舉兵以挑西

師而泰竟不出益宇文之氣索矣考當時促歡受禪者甚衆歡皆力折之而泰醖其君而竟篡之國則歡之賢泰不啻倍蓰而後世東魏並稱何也

讀魏書

魏收北士之小有才耳其人之鄙屑庸猥不可更僕道也而齊人以一代之史付之高氏之政事斷可識矣是時北士之堪史筆者良鮮而邢子才最為宿學可參用也胡獨以收流古今穢史之誚耶

讀隋書

鄭漁仲劇重隋書謂古今史籍第詳于紀傳而略于表
志史自馬班外范曄陳壽皆徒具紀傳而已于表志不
敢窺也其論迂謬不情迺爾余謂陳范不作表志咸有
他故范蓋書成未久旋即被刑而陳書分志三國與史
漢體製懸殊且史之所重紀傳而表志若其間餘故耳
若以表志有無為史才優劣則沈約魏收之史宋魏固
皆有之而李延壽南北史之無表志者一出而沈魏咸

廢何耶且唐而後宋遼金元表志咸備而其文益下又何耶惟隋志一編古今卓絕唐室諸臣分任備極研摩又承隋世嘉則殿三十七萬之後物力全盛海宇綦隆而魏徵諸公得以肆意于此故自班氏藝文後獨賴是編之存得以考究古今載籍離合盛衰其關涉非淺鮮也劉子玄迺驟譏之是豈知史學者哉

讀南北史

司馬君實以李延壽書為近代佳史余讀之信然所云

機祥謔浪璫屑備載余考典午以還清談鼎沸臨川世
說晉書掇拾幾無子遺沈約魏收等史卷動盈百延壽
芟除蕪蔓薈萃此編筆削之功固以勤矣小說諧辭種
種備載要以原書紀述不忍槩刪亦以其人多好且習
尚所趨未能驟變也總之唐三百年史筆可覩僅茲二
籍耳昌黎碑淮西傳毛穎而不能史順宗豈人禍天刑
果以拙避乎

讀新舊唐書

崆峒氏云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者購故而廢新此責備廬陵語也楊用修遂劇罵新書以遠出舊唐下余不敏未敢謂然新書雖耽尚奇僻其氣法勁悍猶足成一家言第律之史筆當行不無三舍耳舊唐叙事委縟間有足稱而猥俚之詞冗蕪之調旁午簡編果出新唐上否耶故余嘗謂史畏繁而繁若後漢可也舊唐不可也史貴簡而簡若三國可也新唐不可也二書者兩存之備考可也舉一而廢一不可也

讀宋遼金三史及宋史新編

宋遼金三史皆元托克托修實歐陽玄輩筆也遼金二史雖敘述庸庸猶粗足省覽迺宋史則叢脞極矣蓋玄總其事非一人所成故諸傳志中有極冗者有極猥者亦間有整比可備刪削者總之李獻吉所謂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而宋其甚也本朝柯維騏宋史新編稍去蕪蔓而筆力痿弱無發明殆若節抄耳王長公謂宋史之繁寧為遼史之簡金史繁簡在宋遼之間亦差為彼善

于此也

讀宋史李全傳

李全始末頗見周公謹襟說宋史全傳間采之至盈兩
巨軸其繁猥野俚亡論史筆幾與市井小說宣和遺事
水滸等傳埒亦可徵元世文運否極也全起羣盜包藏
禍心蹂躪淮泗青齊間幾二十載金宋元三國五遭其
患非新塘支解禍亂未已金謂之紅襖賊全至死尚衣
緋袍全傳盧鼓槌即金將赫舍哩約赫德以好用鼓槌

擊人故又綉旗女將楊用修以配錦繡夫人者劉制使女也張惠號賽張飛後降全復歸金三峰之潰步持大槍奮鬪死之三人皆僻而不易考聊并識此

讀通鑑綱目 三則

綱目之繼統春秋也聖人復起斯言弗易矣迺至正閏之間名義之際槩之始終時有一二未甚懸合者今人窺見一班便執為奇貨毛舉全出以難紫陽而不知皆紫陽胸臆之餘剩也古今宇宙事變萬殊誅意原情勸

戒百出即如後人之說一隅得矣反之三隅則其變態異同當益甚焉故紫陽寧徇其長而不暇盡圖其合要之足以寄褒誅存筆削而已若夫一人之力而上下千秋數禩之工而整齊百代耳目漏遺編摩譌舛當必有之第平心易氣各尊所聞即紫陽復生無嫌諒直而猥以螢爝微明橫生詆訕人雖自絕日月何傷於乎春秋而後歷世史書第存紀述素王遺業永廢人間獨是編體大思公詞嚴義正真足繼往聖開羣蒙何不知量

者之比比哉

又

莽大夫揚雄死紫陽特筆也其意則偏惡子雲其義則責備賢者也後人求之而過有謂因貶見褒者而紫陽之序反騷邊笳皆深斥子雲貶而褒非其旨也有謂罪之使弗與于道者而雄之于道醇疵之間有亡之際非若曾孟之繼體宣尼也且罪雄而荀董王韓輩又胡可以一一罪也夫紫陽之有功聖門過周程邵張遠而皆

極口推轂之非護前者也雄身為漢臣莽篡而不死可也而猶仕何也紫陽特而筆之假雄以明春秋之義也而非雄則紫陽固未暇筆也總之責備賢者也求之而過者皆非也

又

盧格荷亭辯論難紫陽以不死書狄梁國也是徒知文公之有綱目而弗知其有語類也語類明言書梁國死矣而竟弗果也其潛授五龍挾日虞淵也非周旋孽后

而得其聽從弗能也故梁公之仕為唐也匪為周也其
死死唐也匪死周也夫責賢者備春秋也為賢者諱亦
春秋也然則胡以弗責梁國而諱子雲也子雲昧大義
而梁國振大艱其迹同其心異也於乎文公之諄諄於
語類也亦既慮夫埒井之夫必呶呶于一得矣而卒弗
果也則吾所謂不得已而徇其長者也夫彼所自詡國
能皆邯鄲之餘步也觀語類可以愧死矣

讀通鑑胡氏注

自裴松之三國志注成史學中無可繼者獨胡三省之
注通鑑宏蒐博引備錄諸說而斟酌事勢懸斷是非皆
昭昭目睫于千載之上俾溫公未發之旨開卷瞭然真
司馬之忠臣涑水之素相也當溫公之成通鑑自謂得
劉道原范祖禹諸人各任其事以奏其功而不知三省
之注其功尤有大者世或日用而弗知也

讀世史正綱 二則

通鑑之後有朱氏之綱目綱目之後有丘氏之正綱三

書皆宇宙不可缺者而綱目之異于通鑑正綱之異于綱目皆所以究于同而不足為異也

又

西京而後史之所謂褒

闕

如矣司馬氏之纂通鑑

也體主編年意

闕

所先務非褒貶也紫陽始折以

春秋裁

闕

華袞鉞隻字凜然矣而其創于嚴也

闕

為刻也故法有所不必盡行而意有所不

闕

盡

究也蓋丘氏之正綱出而充類盡義無

闕

矣亂臣賊

子明以後其少瘳乎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一